



家家扶得 醉人归

徐文 著

 文匯出版社



家家扶得
醉人归

徐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家扶得醉人归/徐文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96-0462-3

I. ①家…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T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7832号

家家扶得醉人归

著作权人 / 徐 文

责任编辑 / 熊 勇

特约编辑 / 张 琦

装帧设计 / 周 丹

出版发行 / **文汇**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苏州华美教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5.5

字 数 / 80千

ISBN 978-7-5496-0462-3

定 价 / 22.00元

有一天我走在村前，发现那儿有一座院子，长长的绿萝爬上灰色镂空的围墙，里面繁花茂树掩映着白墙黑瓦的亭台楼阁。穿过圆圆的月洞门，高高红漆圆柱撑起的戏台上，一个花旦粉墨登场，轻挪碎步，戏衣窸窣，水袖翩飞，用绮丽自恋的曲调，极尽缠绵地唱着一出《游园惊梦》：“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得彩云偏。我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

转过壁影石屏，后面一进鹅卵石铺就的露天天井里，开遍姹紫嫣红。几个罗衣姑娘莺莺燕燕地包围了一条石桌，桌上青铜炉内点着一炷袅袅的香，一个最脂浓粉香的姑娘抚弄着一张黑漆斑驳的七弦琴，弹拨出我曾为之赋诗的一支支古曲，长揉短吟，古朴沉远……

虽然，那些我曾经玩乐的故乡乡村间的小路、屋缝、空地，那些我曾经徜徉的村前村后的溪流、池塘、坑龙、水库、小山、

山沟，那些我曾汲取知识的村前小学、完全小学、中心小学、乡中学，那些小时候时而吵架时而亲密的小伙伴，那些曾看着我长大的人们，总是一次一次地进入到我的梦中，然而，这是一个寄予了我对风雅生活的无限向往的美梦。醒来后，我惊讶于那美梦中的场地：不是在我青春年华里与恋人无数次游历过、而今回忆仍最耿耿的杭州西湖；不是在我开始欣赏百转千回的昆曲、沉迷得如痴如醉的上海校园；不是在我与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于古典诗歌和中国最古老的乐器里，追寻那留给后人无数传奇的佳人隐士的或哀怨或无奈或愤懑的复杂心路的成都茶楼。那座包罗了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的院子，在梦中，如此清晰地，坐落于我故乡小山村村前的溪堤上。

原来我思念故乡如斯……

上下班郊区路段的两边，那成片成片油菜花的金黄早已谢幕，一个个菜花头上结出了绿莹饱满的菜籽；田野间散落着几家黑瓦泥墙的农户，一口小小的池塘里小荷未露尖尖角，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办公楼前的花圃里，几场春雨后长出了高高的野草，盖过了低低矮矮的红花黄葩；一种异常小巧的蜜蜂和翅膀稀薄的白色蝴蝶，在小区的新绿上飞旋、休憩；几只黑色的蚂蚁排成一列，穿过水泥路面，向另一边的土壤爬去。

周末的校园，石拱桥下流水叮咚，长长的木架上爬满攀援植物；小水沟里大脑袋尖尾巴的小蝌蚪已不见踪影，蛙鸣声四起；一群群金鱼在水里怯怯地探出水面又沉入塘底；好几只一手指关节长的虾，时而神气活现地鼓着两只黑黑的小眼睛游来游去，时而藏进水草丛里。

翻开那些蓝皮黄纸的线装书：“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雉雏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大儿锄豆村头溪东，中

儿正织鸡笼”“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这一切，都让我不可遏制地想起了童年时代的故乡。

我的故乡位于小县的最西部，一个乡就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和若干条支谷。虽然整个浙中盆地地少山多，并非古往今来云集诸多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的江南水乡，然而，我们乡的每个村却也都是傍水而建。如果从县里最大的江回溯往西，进入我们乡境地，顺着那条江和支流，每过一处就会有一个村子，及至山的高深处、江的最源头。乡乡青山环抱，村村绿水萦绕，那村前村后的绵绵群山、悠悠绿水，便是我童年时代天然的游乐园。

那条县里最大的江，在我们村前隔着一条马路和一片田畈的那一段，我们叫做“溪”。溪正对着我们村子处有一截落差，大人们依着地势在上方做了一道坝，用作女人们的洗衣石。梅雨或暴雨季节，溪水漫过了坝，形成一帘宽宽的瀑布，泛着白色的水花泻入下面的溪潭。

梅雨或暴雨季节，溪水漫过了坝，形成一帘宽宽的瀑布，泛着白色的水花泻入下面的溪潭。



那座脚下流淌着溪、被村里人称为“前山”的山，在东西方向绵延了几里之后，于我们村西边大约一里处拐而向南，与西边另起的一座山，半包围起一个坐西向东的小村。每个夏天的傍晚，在溪里玩耍的小孩，都会看到那圆圆的落日，从那个小村的山后慢慢落下，将山顶上的云染成一片红霞。

村前的溪汇流了西边那些更深远山村前的溪流，而我们村最大的支流，便是那条不知源于北边深山何处、汇入山间无数泉水和山涧、流经村西与田畈的小溪。因溪流从村后的山里如长龙般蜿蜒流出，因而得名“坑龙”。

坑龙在流经村子之前，两边都是山。西边的那座山，在向北延伸的同时，也向西漫散开去，那个最靠近村子西北角处的我们院子的尖尖角，就是从几世前就不曾属于任何私家的“官山”。官山的西延伸段，与它前面那座东西走向了一程拐而向北的小山，包围而成了一条从前何姓人家居住其间、移家转户进村子后仍代代落叶归根的“何思坞”。

短短窄窄、东西走向的何思坞始于坑龙边一丘砌了高高大石块田沿的农田，终于两山相连处山脚下的水库和水库大坝，中间地势层层向上，一条小路隔开了一边七八丘农田间夹着的一个池塘和另一边官山斜坡上各家的小块旱地。

坑龙东边、村子正后的那座山叫“后山”，与官山的北延伸线夹起了坑龙和一条名为“后廊”的长山沟。后廊最靠近村子处、一长溜农田的中间，嵌着两个池塘。越往北走，后廊地势渐高，中间的土地也从水田渐渐过渡到了越来越窄的旱地，后廊间的山路在官山或后山山脉脚下来回盘缠。当两山之间的旱地渐趋消失、后廊渐趋尽头时，那条每盘上一段就有一截落差、流水叮叮咚咚地跳跃进下面小水潭的坑龙，却不知在何处离开了相缠相绕了几里的山间小路，让人无从知晓她的源泉。而后山和官山山脉仍遥遥地向北边延伸而去，

与其他的山连接在一起，层层叠叠，不知终于何乡何方。

我的家乡隐没于山水之中，只有村前的一条大马路通往县城、省城、大上海，通往外面广阔繁华的世界，所以在我的童年——20世纪整个80年代，除了零星外出打工的青年之外，乡民们都生活在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村前田畈、村后后廊、村西何思坞，以及村间、村边、村属山上每一块能耕种的土地，都种满了水稻、麦子、玉米、豆子、苕麻、桑树等各式各样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人们春播秋收，年复一年，食足衣丰。前山腰上那条引上游溪水而成的渠道、那条将渠水引入村前田畈跨溪架起的“天桥”、由北向南蜿蜒流出的坑龙、后廊村间的池塘和何思坞尽头的水库灌溉肥沃了每家每户的农田。春天，紫色苜蓿花连成一片；夏天，一茬接一茬的蔬菜瓜果花儿和藤蔓长满了地面并缠上了篱笆架；秋天，风吹起一层层金黄的稻浪；冬天，皑皑的白雪覆盖了刚破土而出的麦苗。

那时候的村子，还是清一色的黑瓦房子，有的沿街排成一排，有的隔着坑龙两两相对，有的围合成一个院子，有的依着地势层层错落。左邻右舍天天相聚吃饭、相约做活，除了晚上睡觉或全家外出当日不归，平时家家都门户大开，大人小孩随意从前后门出入，毫无戒备，亲密无间。

在电视、电话和网络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乡民们也有自己的娱乐活动。看戏、迎灯、晚会，每一项活动都能调动起人们极大的热情，参与人数之多、围观人数之众现代娱乐活动无可企及，喜庆热闹，还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

如果说80年代的最后几年，改革开放的风已经从外面的世界经由村前的大马路透进几丝，那便是茶叶和花边产业的初步兴起。女人们在操持家务之余，还能通过采茶和绣花贴补家用。在烟雾氤氲的青山间，一叶一芽；在语笑盈盈的人



从前的老房子，黑瓦、泥墙

群里，一针一线。日子依旧过得绵长而悠远。

然而，自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外面商品经济的滚滚浪潮开始席卷我们原来偏远的小乡村，私营和个体企业越来越多，不甘一辈子偏居一隅的青壮年开始纷纷涌向城市；村民们争相买地基置新业，高高低低自成风格的红砖高楼包围了清一色的黑瓦泥房；村子的土地渐趋荒芜，后廊和何思坞杂草丛生，村前溪流的河床连遭破坏，村里的小学早已迁并……

虽然，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多么渴望远远地离开那个我出生成长并度过了整个童年的故乡，去追逐外面世界的精彩，然而，从三十里到三百里，从三百里到三千里，随着我离家乡的脚步越走越远；从孩提到及笄，

从及笄到而立，随着年龄一年又一年地增长，我开始诗意地回望，那些频繁进入我梦境、在千万年之前就已经存在、见证一代又一代人成长老去、多少年以来或许已经改变面目的故乡的青山和或许已经不再流淌的故乡的绿水，以及那些深深地印在我记忆深处的童年往事。

每次回乡，遇到小时候的玩伴，都会一起畅想从前采花、摘果、上山、下水的混迹江湖的趣事；儿时记忆里的大人们——现今的老人们，在晚风习习的夏夜，聚在一起闲聊，也会争相说起“从前……”“那一年……”“我还是后生的时候……”；就连那些我离开故里时还是毛孩子、而今已经相继上了大学的小辈们，也在他们的博客里，深情地怀念儿时，热情地赞美故乡。故乡变迁，童年不复。原来，大家都在怀念，怀念过去，怀念从前。

二〇一〇年初夏

目录

序 那时的故乡

桑柘影斜春社散， 家家扶得醉人归	第一辑	院子	1
		野猪	5
		新迎迎	7
		合作社	11
		外婆家	14
		拜年	18
		电影	21
		晚会	24
		迎灯	28
		看戏	32
		过时节	35
		自行车	38
		房床	41
		收录机	44
	照相	47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	第二辑	花儿	50
		野果	54
		瓜田果树	58
		游泳	60
		水鲜	63
		螺蛳	66
		天桥和天桥那边	69
		放牛	73
		夏夜	77
		冬日	79
		臭美	83

昼出耘田夜织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第三辑	绣花	86
		手工	89
		采茶	92
		野菜	95
		耙松毛	97
		霓裳序	99
		种豆得豆	101
		一季农忙	103
		跌年糕烘火糕	106
		切糖梳面	109
		做面食	112
		养猪	116
		家禽	119

太阳当空照，
花儿对我笑
第四辑

幼儿班	122
上学校	126
数学课	130
语文课	132
写作文	135
体美劳	137
史地生	140
关夜学	142
寄宿	144
班干部	146
课间	148
课后	151
打牌	154
春游	157
六一	159

第一辑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01 院子

小时候，我家住在村子西北角上一个坐北朝南四面围合的院子里。院子南边正中有扇木头正院门，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回院的人会向各家楼上问一句：“都回来了吗？”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插上门闩。北边正院门对着的正中是一个大开间的公共厅堂。院子中间有个鹅卵石铺就的露天天井，天井里种着一棵我记忆中一直就有的树，它有一个浪漫洋气的名字，叫法国梧桐。梧桐的果是一个个像乒乓球大小的球，两个三个地像孪生般长在一起，春末的风一吹，外面的毛就纷纷地往下掉。

每年开春，会有燕子飞来，用嘴巴衔着泥土和稻草，在太太家门口廊上檐下慢慢地修筑起一个鸟巢。过不了多久，巢中孵出了一群乳燕，终日叽叽喳喳，呼应着地上行走的鸡

鸭鹅狗叫声。大家捧着饭碗在廊上吃饭，有时候会有一坨粪从天而降，不偏不倚地落到头上或者碗里。有一次，有人受不了时不时地行一次鸟屎运，把那热闹勤劳的一家子赶出了家门，然而第二年春天，又有几只飞来，将前一年只剩一半的窝重新修葺成一个新的家园。

太太家开有一个后门，后门外小坡地上长过一棵非常枯老的樱桃树，枯老到已经几乎没有叶子，在结了几年的果后终于耗尽一生的精力归于沉寂。那几年，我非常垂涎那树上几串鲜红欲滴的樱桃，频繁地从她家后门出入，顺便偷窥一下他们灶台上的饭菜。他们家在几个姑姑都未出嫁前老老小小近十口人，最小的一个比我还小两岁，所以我对下面的三四个姐弟从来都像同辈一样直呼其名。慈祥的老太太在一口大锅里煮着饭，时常会在锅边贴上一圈烧饼。夏天天长的傍晚会加一顿点心，如玉米、南瓜、香芋、番薯，一家子姐妹兄弟你一块我一片，吃得分外香甜的样子，看得我直眉愣眼流口水，虽然我也吃着黄瓜，而且一吃就是半根，快要撑破肚皮。

我们家在院子的西北拐角处也有一个后门，跟隔壁表伯伯家的后门紧靠着。自独养女儿出嫁后表伯伯就孤身一人，终年在山上田里劳作。表伯伯的灶台边有一个大缸，住在院子后头的两姐妹和我们院子里的小孩都知道那缸盖底下并不是水，而是一缸米糠，米糠下面藏着一颗颗前一年秋天收获的大板栗。我们早上上学前经常从缸里捞上几颗，放进带去学校的饭盒里，中午与米饭一起放食堂蒸熟了。熟透的板栗硬壳上微微张开一个口子，香气四溢，吃上去清甜软糯。表伯伯发现缸越来越浅，有时候会咕嘟几句，然而他家的门在白天依然不会上锁。

我家二楼有一个阳台，下面是一丘农田。我时常会幻想

从上面凌空一跃，跳进下面汪了高高一层水的田里，就像从村前溪坝上纵身跳入坝下的溪潭一样，然而田里一直都没有涨过那么高的水。我在无数次在阳台上用目光丈量阳台与田面的距离，最终得出相距甚高的结论因而难以鼓起勇气一跃而下，后来发现隔壁表爷奶家的羊棚靠阳台墙面居然从上到下安插着几个小木桩。我手撑着阳台面，撅着屁股够到第一个木桩，两步三下就踏上了田埂。然后沿着田埂跑一段潇洒一跳，落到了相距一米的下一级地面上，转个圈我就又从正院门回到院子。等我第二次在正院门出现的时候，院子里有大人“咦”了一声，奇怪我怎么又从哪里冒出来，我越发得意忘形，一圈一圈地穿梭于正院门、我家前门、楼上阳台、后面的田丘、院子前面的空地、正院门，比秋天的老鼠还欢快。

暑假里每天吃完中饭，我就飞快地溜出家门，逃避掉爹给我布置的午睡任务。在外面转了一圈后，估摸着爹已经沉沉入睡，我就耀武扬威地回到院子里。院子东边廊上住着小奶奶、四伯父和堂伯父三户人家。廊的前后各开有一个偏门，夏天的时候就有一股清凉的穿堂风，堂伯会把后偏门的门板放下来，一头搁在门槛上睡午觉。我每次看到时都会想起一个笑话——从前有个傻蛋，爸妈去亲戚家，临走的时候告诉他要看好门，那天村里有戏班子，傻蛋就背着门出去看戏了，爸妈回家的时候家里一无所有，只剩傻蛋背上的那个门。我想着这个笑话捂着嘴巴偷乐，猫手猫脚地从堂伯身边经过。

院子里人口最繁茂的时候，算上院子后整日厮混的一家人，八户人家的老人、小孩、男人和女人加在一起，足有三十多人。有几年，女人和姑娘们聚在厅堂门口一起绣花，终日聊天调笑，让马路边串门而来的人惊叹深宅小院的人怎么能比他们还与时跟进各路八卦。有一年甘蔗收割后，手头有了闲钱的女人们心血来潮，大家凑了份子钱，请人晚上在院

院子东边廊的前后各开有一个偏门，夏天的时候就有一股清凉的穿堂风



子门前的甘蔗地放一场露天电影。傍晚夕阳还没有下山，一村子的老少都纷纷聚拢而来。院子里的女人们因做了东道主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显得有一点点腼腆，“嗤嗤”地笑着，拿出前两天就准备好的瓜果，招待孩子们，从楼上搬出逢年过节请客用的凳椅，擦拭掉灰尘，与其他女人们互相分享着村里新的众所周知的“秘密”。

院子里有个后生正青春年少，碟片机里终日播放着费翔的那首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点燃了我的心窝。”最后他的熊熊火焰真的点燃了我一个堂姐的爱情。堂姐嫁到我家隔壁的第二年，院子里出现了久违了七八年的婴儿啼哭声，晚上把我和弟弟从美梦中吵醒。我们就找了一根木棍，在墙壁上一边捅一边发狠道：“叫你哭叫你哭！”然而第二天放学回家照样去亲她的脸蛋。我眼看着她一天天长大，出落成一个大姑娘，惊叹时光的流逝，就像大人们惊叹当年我的飞速长大一样。